

大選給朝韓關係吹暖風

□延 靜



最近，韓國幾位總統候選人都表示，如果自己當選，將改變現政府對朝鮮的強硬政策，與朝鮮改善關係，實現南北交流與合作。看來，除國內經濟問題外，韓朝關係必將成為今年12月韓國大選競選的一個辯論焦點。

南北關係成韓選舉牌

韓朝分裂和對立從歷史上看緣於大國的插手和干預，也與南北雙方推行的政策不無關係。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鮮戰爭之後，朝鮮半島南北一直處於分裂和敵對之中，相互沒有任何聯繫和來往。這樣的情況持續到1972年，迎來第一次突破。這與當時中美關係出現轉機不無關係。1971年7月，尼克松總統外交特別助理基辛格訪華，中美關係出現

鬆動。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應邀正式訪華，被稱為「破冰之旅」，開啓了中美關係的大門。對中美關係的改善，金日成主席發表談話表示支持，隨後朝鮮半島南北關係也出現鬆動。南北最高領導人的特使李厚洛和朴成哲相互訪問了對方，得到金日成主席和朴正熙總統的接見。朝鮮南北雙方通過高級會談，於1972年7月4日發表聯合聲明，確認了互不干涉、互不訴諸武力和實現民族大團結的方針。之後，南北協調委員會和南北紅十字會舉行了幾次會談，商談改善南北關係問題，但好景不常，南北關係又陷入對立之中。

南北關係也曾孕育第二次突破。那是1994年，南北關係因核問題陷入危機，但經過熱心協調國際事務的美國前總統卡特穿梭訪問南北化解危機的努力，南北雙方達成協議，金泳三總統將訪問平壤，與金日成主席會晤，商談改善南北關係問題。預備會談也進行得很順利，訪問平壤日期定在7月27日。但就在南北雙方緊鑼密鼓準備會晤之際，意外事件發生，金日成於當年7月8日突然去世，預見

中的南北首腦會晤頃刻化為泡影。

南北關係的真正突破是發生在2000年6月中旬，時任韓國總統的金大中訪問平壤，會晤金正日委員長，並於6月15日發表平壤宣言，宣布南北雙方將開展各層次的交流與合作。這是半個世紀以來朝鮮半島南北首次首腦會談，是南北關係的歷史性突破。金大中1998年就任總統後曾多次表示，他在任期間不急於實現南北統一，當務之急是實現南北和解，開展交流與合作。他訪問平壤正是爲了這個目的。這次首腦會談後，南北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了人員互訪與會談，交流與合作熱絡地開展起來。2003年盧武鉉就任韓國總統後，仍執行金大中對朝鮮緩和政策，並親自步行跨越軍事分界線訪問平壤，南北關係繼續保持和解局面。但是，2008年，李明博就任韓國總統後，推翻了其前任與朝鮮達成的多項交流與合作協議，南北關係再次陷入對立和僵持之中。特別是2010年發生了「天安艦」沉沒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後，南北關係進一步惡化，相互指責和譴罵不絕於耳。

朝寄望於下屆韓總統

記得金日成晚年曾對卡特說過，朝鮮南北分裂和對立，排除國際上的因素，是因爲南北雙方當局把它利用於政治目的的結果。此話雖未經證實，但我是比較相信的，認爲它是金日成總結多年經驗之後的肺腑之言。我注意到，近日，旅日朝鮮人總聯合會報紙《朝鮮新報》發表文章，呼籲改善南北關係，並引用金正恩的話說，朝鮮願與希望和和平繁榮的任何人攜手，明確寄希望於韓國下屆總統。《朝鮮新報》是朝鮮的喉舌之一，反映了朝鮮的立場和主張。實際上朝鮮近來對李明博的抨擊也有所減少，同時還改變態度開始接受韓國通過民間渠道送來的水災援助。

看來只要南北雙方從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出發，從自身經濟發展和增進人民福祉出發，冷靜對待和處理面臨的問題，南北關係就一定會得到緩和與改善。這也是關心這一地區局勢發展的國家和人民的共同期盼。

作者為前資深外交官

海難再現港人互助精神



中秋之夜，民衆提燈賞月，樂也融融，不料翌晚發生一場重大海難，「南丫4號」與「海泰號」相撞，不僅撞碎了遇難家庭的團圓美夢，也令全體港人心碎，「日月兩圓」與「生死離別」竟是一線之隔，面對慘劇，大家萬分悲痛，對受難的「港燈」員工及其親朋戚友深感同情。

遙望天際，明月亘古不變朗照大地，宇宙是不朽的，然而人生則是無常的。皎潔的月亮俯視人間滄桑，見證多少悲歡離合、生離死別，我們只是朝來夕往的過客，如一縷清風輕輕拂過稍縱即逝，如一滴水無聲無息悄悄蒸發。人生匆匆如佛偈言「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世事無常如蘇軾言「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在此衷心祈望不幸罹難者一路走好、得到安息；也冀望痛失親朋之死難者家屬能早日撫平創傷、走出陰霾；同時祝願生還者早日痊愈、身心安康。雖然災難不幸發生，但是人間有情，搶救中港人充分表現出互助關愛的精神。

珍惜眼前 互助度難關

古往今來，正如日有升落、月有圓缺、天有陰晴，芸芸衆生亦會經歷人生的春夏秋冬、起伏跌宕，從嬰兒到耄耋，從精壯至衰亡，誰也走不出大自然之規律。英雄豪傑如此，吾等凡夫俗子更應參透生命本質，世事無常、生命脆弱，順境不會長存，逆境也不會久住，樂與悲、得與失，一切順其自然，放開心懷。

苦難有時也是一副良藥，令人豁然醒悟要珍惜眼前一切，香港人生活緊張、忙着打拚，容易忽略親情、友情、健康，失去了便後悔莫及；即使在人生得意之時，也請珍惜每一份機緣，因爲世事變幻莫測，未來無法預料，除了珍惜擁有，還應懂得感恩與付出，方能達成圓滿之人生。

逝者往矣，生者堅強。謹摘錄《南懷瑾大師爲川北地震劫後重生孩子們說言》共勉：「人的生命死生，只在呼吸往來之際，這是釋迦文佛所說的至理名言。尤其當地（震）、水、火、風四大種自然劫難來臨之時，有絕非人力所可擋可避者。如是劫後重生的人，更知個人與全體生命共存的可珍可貴。從此可以真實了解『愛人如愛己，有力即相助』，才是慈悲博愛的真正道理。秉此而重立生命的方針，確信生命同體的真理。然後達成我們文化中先聖先賢所教『親親、仁民、愛物』的人品行爲標準。是爲要事。」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在茫茫人海中若有緣相遇相知，實難能可貴，請多加珍惜。在此憑文寄意，祝願我的至愛親朋、恩人前輩、良師益友們「但願人長久 祈望共安康」！

作者為方樹福堂基金主席

議員需有世界眼光

□陳志豪

立法會選舉固然塵埃落定，林林總總的選後分析也不缺，但筆者還是希望多補一筆——今屆立法會選舉是一屆令人失望的選舉，也是一屆很令人擔憂的選舉。

香港是個國際都會，多項競爭力指數排名世界前列。一個如此發達的現代社會，700多萬人中選70名代表，10萬人中選1人，我們的議員理應具備超卓的個人識見，視野廣闊，目光遠大，做視同儕。畢竟，香港是國際最先進的城市之一，又是國家的特別行政區，港人應有更開闊的眼界和更宏大的志氣，才能一覽衆山小。

然而，觀乎立法會的選舉論壇，議員們固然沒有論及國際議題，沒有人提到歐債危機、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和中美日關係如何影響香港；甚至乎，就連一些本地議題，也是非常短淺，幾乎只觸及未來半年需要處理的問題。更有朋友戲言，整個立法會選舉其實只有一盤主菜，就是國民教育。未來4年，難道我們的議員只需要處理國民教育科？有怎樣的選民就有怎樣的議員，議員的視野反映着港人的視野，這才是最值得擔心的。

事實上，「本土議題」與「國際城市」之間是沒有衝突的，一個國際城市也可以非常強調本土議題。但是，一個國際都市更加不會放下國際視野。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外向型經濟體，資本自由進出，國際社會的一舉一動也迅速影響着香港社會，但港人絲毫不關心，也不擔心，彷彿我們只活在一個封閉的小島，「我看不見你，你看不見我」，這難道不是反映了一個國際都會正在逐漸褪色嗎？

不能自我邊緣化

當然，我們可以歸咎於政制。由於政制的局限，立法機關只能擔任制衡的角色，缺乏執政與制訂政策的空間與條件。也正是因爲這種局限，壓抑了政黨的良好發展。以至於政黨不重視政策研究，吸引不到最優秀的政治人才。但這並不足以表示選民和議員可以忽略一些較長遠和國際性的題目。就如英國殖民統治時的政制遠較今日更加保守，公民社會也未成氣候，但過去的議員們是很重視國際時政和長遠議題的。況且，隨着互聯網的普及，今天的資訊遠較往昔流通，新人又怎可能輸給舊人？

毫無疑問，國際化是香港的定位，也是香港的核心優勢所在，香港不能自我邊緣化，港人的視野除了本土，還要放眼世界。我們除了要求議員監察政府，改善民生，也要督促政府快馬加鞭，帶領港人求進，謀更大的發展空間。

作者為香港青年新動力主席

「長津」設限 必須必要

□胡麗儀

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作為政黨更應發揮負責任的社會角色，在面對有限收入與無限福利，必須以更理性的態度去思考香港的長遠發展，努力尋找政策平衡點。無限放寬長者生活津貼，固然能獲得一時的掌聲，但無疑會為未來留下「不可承受之重」。



如何在政策間取得平衡，是所有執政者最頭痛之事，尤其在當前不斷民粹化的香港社會，政府的任何決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困難。而眼下香港社會熱議的長者生活津貼（又稱特惠生果金）制度，不僅僅是對特區政府的執政考驗，實際上更是對香港社會如何看待未來發展方向的一次考驗：是不斷朝福利化方向傾斜，還是在有限收入與無限福利之間取得理性平衡？

爲補助本港六十五歲或以上有需要長者的生活開支，行政長官在今年七月宣布增設一項定名為「長者生活津貼」的新經濟支援措施，津貼額爲每月2200元。當局昨日正式向立法會提交討論文件，並計劃本月二十六日尋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以期最早於二〇一三年三月推出長者生活津貼。

貧富差距嚴峻 福利相應增加

對於絕大多數市民而言，這是一項體現社會對長者關懷的政策，可謂「德政」。但對於如何分配這批「蛋糕」，社會卻呈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支持者強烈反對設立任何的「資產審查」，反對者則要求設限以避免陷入「福利陷阱」。兩者意見其實都沒有錯，是基於不同的立場與角度，但如果以香港長遠發展角度看，相信沒有多少市民會認爲，香港的財政收入足以應付無限擴大的福利支出。

按政府所言，這項以長者爲目標的「生活津貼」，需要設有經濟狀況限制，目的是要聚焦地向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幫助，以能更貼切地應付社會上不斷轉變的需求。爲簡化運作，讓有需要的長者盡早受惠，新津貼的申請資格會等同現時六十五至六十九歲長者申領的普通高齡津貼的規定。現時的規定是：申請人須年滿六十五歲並符合相關居港規定；單身長者每月

入息不超過6660元、資產總值不超過18.6萬元；有配偶的長者夫婦合共每月入息不超過10520元、資產總值不超過28.1萬元，便可申請。換言之，新的津貼並非人人皆有，而是劃了一道「紅線」。

香港當前面臨極其嚴峻的兩極分化現象，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當中長者的貧困狀況則是最嚴重的一塊。到底政府應如何幫助這批長者，社會早已發出強烈呼聲，而以提高長者生果金的要求最爲廣泛。在部分工會人士眼中，儘管增加一倍的生果金，仍然不足以應付長者的日常支出。但顯而易見，如果政府「一刀切」向每一位長者成倍增加福利，並不符合實際情況。回歸前前港澳辦副主任陳仕洱針對港英政府無限福利政策的一句「車毀人亡」，市民至今仍記憶猶新。

一刀切非上策 收入難以承受

根據統計處資料，去年中本港70歲以上長者68萬人，按香港人口推算，到二〇二〇年將增至92.2萬，佔全港人口12%；二〇三〇年會增至151.1萬，佔人口18%。政府昨日表明，六至八成現領取生果金（高齡津貼）的70歲以上長者合資格申領新津貼，每年涉及82.4億元，若撤銷審查，則所有長者可領津貼，則每年多花35.1億元；八年後，較設限開支多47.8億元，至二〇三〇年，則多78.4億元。

但實際上，以上僅僅是從直觀的數字去講，問題其實遠不止如此簡單。根據一些學者的推算，到了二〇三九年，每1.2名工作人員至少要養1名退休者。按照國際慣用的標準，退休人士要得到剛退休前工資的三成才算滿足基本需要。如果每1.2個工作人員要支付1個人百分之三十工資，那要多高的稅率？答案或許是打工仔工資的四分之一都要拿出去交稅，是現在的一倍。

而如果港人的生育率如今天一樣低，或者壽命比政府估計的更長一點，又或退休人士要

求更高的福利，稅率還不止此數。以歐洲國家法國爲例，養老金開始入不敷出，政府要把退休年齡從六十歲推遲到六十二歲，但隨即引發大量示威。由此可見，現收現付制可輕易使社會掉入泥沼陷阱，最終難免會入不敷支。

吸取歐洲教訓 尋找政策平衡

事實上，香港各大政黨對此均持審慎態度，因爲他們明白，儘管需要市民的選票才能坐在立法會，但任意支持無限福利政策，無異於將香港推入極端危險的境地。除了變化多端的經濟發展因素制約了政府的收入之外，不斷加劇的老齡人口、不斷增加的其他配套福利支出，都會逐點逐點將香港的財政收入吞噬。很難想像，十年後當政府入不敷出而大幅加稅，香港會是怎樣一個景況。屆時不僅國際競爭力大降，整體的城市活力、對國際企業的吸引力等等，都會嚴重倒退，甚至淪爲中國的二流城市。

眼前的香港有點像九十年代的歐洲，但近二十年過去了，事實證明歐式福利主義已經走入無法持續的盡頭。因爲這種福利主義模式本身包含了很多不可避免的內在矛盾，例如公民所想和所得的矛盾、福利的普遍承諾和國家有限能力的矛盾。儘管歐洲福利制度受到了讚許，被稱爲全國福利、人民福利，但是現實當中幾乎無限式的福利並未真正實現過，即便在經濟繁榮的情況下，社會福利支出受到的制約也是剛性的。所想與所得的實際差距難以抹去，這使高度福利在相當程度上還是一個期待。法國、德國、意大利、希臘等國家已是十分好的例子。

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作為政黨更應發揮負責任的社會角色，在面對有限收入與無限福利之間，必須以更理性的態度去思考香港的長遠發展，努力尋找政策平衡點。無限放寬長者生活津貼，固然能獲得一時的掌聲，但無疑會爲未來留下「不可承受之重」。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警惕美設下的「南海圈套」

□邱波 邱嘯恆



美國針對中國所舉行的各類軍演已進入到令人憂慮狀態。美日「奪島」演習甫一結束，美菲軍演又如期登場；如果將四月剛剛舉行的美菲「肩並肩」軍演向處於征程未洗的情境下又再度在南海「舞槍弄棒」的事態作牽連性感受，其背後意蘊着實令人唏噓。事實上，美國不僅將兩支航母戰鬥群以及登載美海軍陸戰隊的軍力投送艦投放於敏感海域，而且其核潛艇也數次造訪菲律賓；面對這一系列擾亂區域穩定的軍力安排，人們不禁要問：「重返亞太」的美國究竟有着怎樣的戰略思考呢？它想達到什麼目的呢？

料美重燃南海烽煙

其實，只要以「第三者視野」來看待相關事態的演進方向，其生成原委也就一目了然，那就是，在涉及核心利益的海權問題上，中國或許正陷入美國越扣越緊的「圈套」。事態很清越，不論是中日之間的釣魚島問題，還是中國與聲索國的南海問題，實際上均由於美國的深度介入而令原本相對溫和的相關爭議日益趨向複雜化；且不說美國將「美日安保條約」作用於釣魚島之背後意向的險峻，單以準備向菲律賓提供十多艘巡邏艇的日本等域外大國對參與南海事務充滿熱情的局面來預估事態走向，則已明顯凸出中國的海權困境愈發趨向險境。

正由於美國「重返東亞」戰略是以阻遏中國崛起爲依歸，因此，不論是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均

「勢成騎虎」，還是中菲在黃岩島問題上幾乎無解，實際上都是美國刻意營造的結果；由於事涉釣魚島的評論已達到汗牛充棟的地步，而再度上演的美菲軍演又必定與11月舉行的東亞峰會存在必然關聯。因此，暫時撇開「火熱」已久的釣魚島話題而「重拾」肯定會「重燃」的南海話題，或許更具未來針對性。因爲東亞峰會的日程已經不遠了嘛。

「抱美粗腿」菲不夠班

毫無疑問，在即將舉行的東亞峰會上，美國肯定還是會一如既往的給出「美在領海爭端上不選邊」的立場，但重往「南海行爲準則」重要性的聲音則必定更加濃烈；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對「南海行爲準則」的熱衷，其實就是將南海問題「多邊化」的前兆。事實上，菲律賓一直是美「南海行爲準則」的堅定追隨者。而菲律賓會在東亞峰會上採取什麼行爲，實際上是可以輕易想見的；不僅會激烈鼓噪「南海行爲準則」，甚至會不斷攻擊中國。

由此構成的問題是，如中方依舊堅持既有原則而堅持雙邊談判，就很容易被定性爲「以大欺小」；相反，倘使接受美國所主張的與「東盟」談判的立場，也就變成了事實上的「國際化」。至於阿基諾有關「菲美面臨共同挑戰」，實際上是對奧巴馬「再平衡」意向的呼應。由此又構成另一問題：菲律賓不斷挑釁中國底線的「底氣」究竟源自何處呢？其實誰都清楚，菲律賓的「底氣」源自美國。但中國卻總喜歡將菲律賓的挑釁看成「抱美國大腿」，而不願正面得出「美國利用菲律賓來攪局南海」的結論。在筆者看來，有關美菲之間究竟是誰利用

誰的問題上，其情態和路徑早已一目了然，那就是，美國利用菲律賓，而菲律賓願意被利用。倘使始終不能接受這一客觀現實而總是對中美關係抱有良好期待，則不僅無從消解各類爭端，甚至還可能因爲戰略預判失誤而使中國最終陷入「衆矢之的」的極端被動地步。

誘使中國強硬反應

因爲美國利用菲律賓攪局南海是客觀存在，因此，中國的當務之急並不應該是将消解黃岩島對峙作爲當前重點，而更應該將知悉美國戰略趨向作爲重中之重。從某種程度上說，防止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爲中國所設置的圈套「越陷越深」，其實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境地。

人們知道，美國對南海問題的關注只限定在航行自由的層面，而對海權爭議沒有介入的興趣，但真實情況果真如此簡單嗎？如果美國沒有在私下裡給出菲律賓實質性承諾，菲律賓有肆無忌憚地挑戰中國底線的勇氣嗎？

坦率而言，由於某些國人只相信美國的公開表達而不願體察實際存在的劇烈風暴，比如，不認爲美國因爲菲律賓的挑釁而與中國發生正面衝突，以致武力教訓菲律賓的聲音日益高漲，彷彿「殺雞給猴看」的做法適合於中國現實安全環境。但問題是，美國之所以釋出不關注海權爭議的「假聲音」，不外乎是引誘中國做強勢反應，從而爲它的武力介入提供所謂的「道義」依據；事實上，菲律賓有關「被中國欺負」的言論，便是美國圈套一個部分，這也是筆者怕「入套」緣由所在。

作者邱波為資深評論員